

走进父亲心中的红旗渠

◎ 耿文娟

“啥时候去红旗渠瞧瞧啊？”父亲又开始在母亲耳边念叨，眼睛却紧紧盯着电视看《新闻联播》。

我满心疑惑，实在搞不懂父亲为何对红旗渠这般心心念念。父亲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，年轻时走街串巷卖水果，也算是“见过世面”，可向来对旅游没啥兴趣。我参加工作后，总想带父母去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，尽尽孝心。每次一提，父亲总是说：“有啥好看的，不去！看景不如听景！”

但唯独红旗渠，父亲隔三岔五就主动提起来，非要去看看。红旗渠在父亲心里的分量，似乎比啥都重。只可惜父亲一年到头忙农活，这事儿就一直拖着。

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，我一拍脑门，主动提出去红旗渠。没想到父亲反倒扭扭捏捏起来，一个劲儿地说怕给我添麻烦。我连哄带劝，他才终于松了口，咱们这一家子这才踏上了前往红旗渠的路。

一路上，父亲滔滔不绝地给我们介绍：“红旗渠那可是中国的第八大奇迹！1959年，林县遭遇了大旱灾，老百姓喝水都成了问题。县里一

咬牙，就提出了‘引漳入林’工程，后来就成了现在的红旗渠。以前呐，林州那地方干得冒烟，祖祖辈辈都为水发愁，修这红旗渠，就是为了让大家能痛痛快快快喝上水。”父亲说得绘声绘色，眼里都是光。

到了红旗渠，抬眼望去，蓝天白云下，太行山身披翠绿的衣裳，显得格外巍峨。林州市里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，宽阔的道路干净整洁，好一派繁华景象。

“哎呀，红旗渠变化太大啦！”父亲的语气里满是惊讶。如今的林州和纪录片里那个破旧的老林县相比，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现在的林州，不仅风景美如画，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。

终于到了红旗渠脚下，我抬头仰望，那被誉为“人工天河”的红旗渠在山腰间蜿蜒前行，用它“乳汁”滋养着林州大地。我们顺着指示牌，一步一步往上走，离红旗渠越来越远。

父亲在红旗渠分水闸前停住了脚步，眼神里满是敬畏。这时候，我的小女儿朵儿也蹦蹦跳跳地凑了过来，看了看渠水，皱着小眉头，小声对姥爷说：“水也不深呀。”父亲蹲下身，摸着朵

儿的头，认真地解释道：“乖孩子，以前可不像现在，那时候啥机械设备都没有，全靠大家一双手，可不容易哟！”朵儿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眼睛紧紧盯着碧绿的渠水。

我站在分水岭正前方，抬头往上看，纪念馆楼顶“红旗渠”三个朱红大字在阳光下格外耀眼，那可是郭沫若先生的手迹，笔力苍劲；低头往下看，渠水滚滚流淌，水闸把总干渠分成两股激流，灌溉着林县的每一寸土地。

接着，我们走进了红旗渠美术馆，一张张照片、一幅幅画面、一句句话语、一段段文字，把林州人民当年的奋斗历程鲜活地展现在我们眼前。那时候，没有先进的工具，他们就自己动手做；没有石灰，就自己烧；建材不够，就就地取材；不懂技术，就边干边学。靠着“一锤、一钎、一双手”，他们硬生生在悬崖峭壁上凿出了这条“人工天河”，创造了太行山上的人间奇迹。

从红旗渠回来的路上，父亲一直望着窗外，眼神里透着不舍。我望着父亲的背影，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父亲心中的红旗渠已经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，它不仅仅是一条渠，更是一种精神，一种激励我们不断奋斗、追求幸福的力量。



春天你好

李陶摄

风暖鸟声碎

◎ 葛鑫

我家住在城郊，门前有一个小院落，院落南面是一片树林，再往南是一条小河，树林往东也有一条小河，我家位于两河交汇处。

树林里，有香樟、银杏、云杉、马尾松，有柿子、枇杷、柚子树，还有玉兰、樱花、桃花树……春风轻拂，这些郁郁葱葱的大树小树成了鸟儿们的天堂。

柿子树下的石阶布满苔痕，枇杷果还很青涩，却已有灰喜鹊立于梢头。它们时而用喙轻叩果实试探，时而展开黑白相间的尾羽，在晨光里抖落一串金属质地的鸣响。这声响惊醒了竹篱边的蒲公英，绒球般的种子乘着鸟鸣的余韵，飘向缀满桃花的小河东岸。

每当清晨的阳光洒满大地，鸟儿们便开始了它们的歌唱。它们的歌声时而高亢激昂，如同战鼓擂动，振奋人心；时而低沉婉转，如同细语低吟，温柔而深情。云杉顶端游隼的长啸如银刀劈开天际；低矮的桂花树丛中，绣眼鸟的私语则似丝线穿梭；当斑鸠“咕咕”的呼唤从白玉兰树冠坠落，整片树林便泛起涟漪，惊得樱花枝头的黄鹂倏然腾空，抛下一串水晶破碎般的颤音。

午后暖阳里，常有戴胜鸟踱步于柚子树的阴影中。它们顶着“凤冠”，用细长的喙叩击树皮，笃笃声里藏着昆虫慌乱的窸窣。这动静引得河面翠鸟俯冲，蓝影掠过，水面破碎的鸟鸣与涟漪一同荡漾开去，将西岸老柳树上的蝉蜕震得微微发颤。

当夕阳为银杏叶镀上金边，林间的声浪开始收束成茧。归巢的麻雀在香樟枝头挤作绒球，啾啾声里透着倦意；夜鹭掠过河面时的沙哑鸣叫，惊起芦苇丛中未眠的鹧鸪。此刻的鸟鸣不再碎如珠玉，倒像被暮色熬煮过的蜜糖，浓稠地裹着白玉兰的香气，在窗棂上凝结成晶。

月光爬上西墙时，布谷鸟的夜啼自云杉深处浮起。那“布谷—布谷”的循环往复，让院落里的晾衣绳都染上苍青色。

有时，它们像是在进行一场盛大的音乐会，各种鸟儿的歌声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首首美妙的交响曲。有时，它们又像是在进行一场深情的对话，一只鸟儿歌唱着，另一只鸟儿便会轻轻地应和，仿佛在诉说着彼此的心事。

透过这些鸟鸣，我仿佛看到了五彩斑斓的花朵在阳光下绽放，看到了嫩绿的新叶在枝头轻轻摇曳，看到了小溪在山间欢快地流淌。

“风暖鸟声碎，日高花影重。”石阶缝隙里的藓已记不清第几次枯荣，唯有刻在年轮里的鸟鸣始终新鲜。

月光下的和解

◎ 李廷英

月亮高高挂在夜空，婆婆拉着我的手，沿着乡间小路慢慢往家走。她的手掌温暖而粗糙，掌心的茧子轻轻硌着我的手心，却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安心。春夜的风裹挟着青草和野花的香气，轻轻拂过脸颊，像调皮的孩子在耳边呵气，带着一丝凉意，却又很温柔。

“慢些走，注意脚下的石子儿。”婆婆轻声叮嘱，声音里带着几分关切。我点点头，脚步放得更轻了些。小路两旁的芦苇在月光下泛着银白的光，细长的叶子随风摇曳，沙沙作响，仿佛在低声诉说着什么。

月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夜风送来阵阵花香，淡雅里带着一丝清甜，沁人心脾。这种花香叫不出名字，却让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舒适与宁静。记得前年这个时候，我和婆婆还因为带娃的事闹得不愉快。她觉得我太娇惯孩子，我认为她说话不分场合。饭桌上常常是沉默的，偶尔开口也是针锋相对。孩子睡着了，婆婆总是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织毛衣，我则躲进房间里看书，谁也不理谁，仿佛隔着一道无形的墙。

直到那个雨夜，孩子发高烧，我和婆婆手

忙脚乱地照顾了一整晚。天快亮时，我看见婆婆坐在床边，轻轻摸着孩子的额头，眼里满是心疼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我们都爱这个孩子，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开始试着沟通。婆婆教我给孩子织毛衣，我教她用智能手机。渐渐地，我们找到了相处的平衡点。就像这春夜的风，温柔地化解了冬日的寒意，让一切都变得柔软起来。

转过一个弯，远远看见家里的灯火。婆婆的脚步轻快了些，她说灶上还温着红枣粥，回去正好喝一碗暖暖身子。我握紧她的手，感受着她掌心的温度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芦苇在风中轻轻摇曳，像在跳一支无声的舞，花香愈发浓郁，婆婆的脚步声轻缓而有节奏，伴着风吹过芦苇的声响，谱成了一首春天的夜曲。

这一刻，幸福是具象的。幸福是春夜的月光，是婆婆温暖的手，是风中摇曳的芦苇，是扑面而来的花香，是这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。就像春天来了，什么都在变好，连带着那些曾经的隔阂，也在春风中悄然消融。婆婆的手依旧温暖，月光依旧皎洁，而我的心，也在这春夜里变得柔软而宁静。

外婆的泡菜坛子

◎ 吴昆

老屋的角落里，那口青灰色的泡菜坛子依旧静静地立着。坛身布满细密的裂纹，像极了外婆布满皱纹的脸。记得小时候，我总爱趴在坛子边，看外婆腌制泡菜。她那双布满老茧的手，在盐水和蔬菜间翻飞，仿佛在弹奏一首无声的乐曲。

外婆的泡菜坛子是个神奇的存在。春天，嫩绿的萝卜缨子在水里舒展；夏天，翠绿的豇豆像一串串翡翠；秋天，金黄的萝卜块沉在坛底。冬天，雪白的白菜帮子浮在水面。坛子里的风景似乎也在随着四季轮回。我最爱外婆掀开坛盖的瞬间，那股扑面而来的酸香，带着岁月的醇厚。

记得那年我发高烧，什么都吃不下，躺在竹椅上外婆佝偻着背在厨房里忙碌。外婆从坛子里捞出一块泡萝卜，切成薄如蝉翼的片，撒上几粒白糖，入口酸甜适中，竟让我有了食欲。外婆就坐在床边，一边给我打扇子，一边轻声哼着老家的歌谣。

外婆常说，照顾泡菜坛子要像经营一个家一样用心。每隔几天，她都要仔细检查坛子

里的水是否清澈，蔬菜是否腌得恰到好处。她会根据季节调整盐的用量，夏天稍咸，冬天略淡。这些经验，都是几十年摸索出来的。有时我会想，外婆对泡菜坛子的呵护，何尝不是对家人的关爱？

多年后，外婆走了。整理遗物时发现一个小布包，里面整整齐齐地叠着一张张纸条，上面记录着泡菜的配方：“立春后三日，萝卜要切薄片”“夏至前后，豇豆需晾半干”“小雪时节，白菜帮子最脆”……字迹歪歪扭扭，却一笔一画都透着认真。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，仿佛看见外婆戴着老花镜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一笔一画地记下这些心得。

我照着外婆的配方，自己腌了一坛子泡菜，味道依旧酸甜可口，可我知道，有些味道，终究是找不回来了。就像外婆的笑容，永远定格在了记忆里。但每当我站在坛子前，仿佛又能听见她的声音：“慢些放盐，要一层层撒匀……”那些平淡日子里的温暖，那些细微处的关爱，都随着这只泡菜坛子，永远地留在了我的生命里。



惊蛰雨

◎ 刘恩保

雨水是沿着惊蛰的缝隙渗下来的。起初是细若游丝的絮状物，悬在半空中，像谁家晾着的白纱帐被风吹散了经纬。檐角垂下的水滴颤巍巍地坠入青砖缝隙，惊醒了去年深秋埋下的梧桐籽。

我推开窗时，老黄狗正蜷在门槛边打盹。湿漉漉的鼻尖翕动着，忽然支棱起耳朵——檐下那窝新搬来的雨燕在啁啾，尾羽掠过水洼时，带起一串碎银般的水珠。远处菜畦里的韭菜芽顶破地膜，嫩生生的叶尖沾着晶亮水雾，仿佛婴孩睫毛上未干的泪痕。

后巷传来铁器相击的叮当声。老张头又在翻腾他那些农具，生锈的锄头刮过青石板的声响，混着雨丝落在瓦当上的轻响，倒像是某种古老的打击乐。去年秋收时摔断的镰刀斜倚在墙角，刀刃上的红锈被雨水冲淡，涸成暗褐色的纹路，像极了老人手背蜿蜒的血管。

老张头往掌心呿口唾沫，磨着新买的犁铧。他总说惊蛰的雨是老天爷撒的种，落到土里能听见芽儿破壳的脆响。我蹲在廊下看蚂蚁搬家，它们举着白色的卵，在湿润的砖缝间

排成蜿蜒的细线，仿佛大地裂开的毛细血管。

雨势渐密时，巷口飘来艾草混着新泥的气息。妇人挎着竹篮匆匆走过，篮里刚挖的荠菜还沾着晶亮的雨珠。她踩过的水洼漾开涟漪，倒映出灰蒙蒙的天空，以及天空下连绵起伏的黛色屋脊。

晌午时分，雨帘中忽然浮出几顶伞。上学的孩童们踩着水花归来，鞋帮溅满泥点，却不妨碍他们用树枝拨弄路边的水沟。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蹲在槐树下，专注地看雨水顺着树皮的沟壑流淌，那些龟裂的纹路此刻刻成了微型河道，载着去年的枯叶奔向未知的远方。

我忽然想起祖父书房里的《芥子园画谱》。那些晕染的墨迹在潮湿的空气里愈发鲜活，仿佛雨中的远山正在宣纸上层层叠叠地漫开。砚台边缘凝结的水珠坠入笔洗，惊散了水面上漂浮的几点墨梅。

入夜后雨又缠绵起来。我枕着雨声入眠时，听见泥土深处传来细碎的声音，我想，那应该是睡了一冬的种子在翻身。

春日虫鸣记

◎ 董云璐

晨起推窗，檐角悬着残露。忽见细枝上有物蠕动，原是一条青虫正伏在榆钱边缘啃食。新叶初绽不过三日，这饕客倒来得准时。我俯身凑近，见它通体碧透如玉髓，脊背间缀着几粒金斑。它吃得极专注，头颈一伸一缩，榆钱便在它齿间弯成新月。

这让我想起幼时在故乡，总爱蹲在祖母的丝瓜架下看虫。春日藤蔓疯长，叶底藏着无数秘密：金龟子背着铜绿铠甲巡视疆域，蚜虫们挤作一团吮吸汁液，螳螂举着镰刀静候伏击，每片叶子都是虫子的戏台。

河堤的芦苇刚抽新穗，水蜘蛛在浮萍间划出银亮轨迹。忽见朽木桩上有团琥珀色的茧，薄如蝉翼的丝络在夕照里泛着虹彩。我屏息蹲守，约莫半盏茶工夫，茧壳悄然绽裂，湿漉漉的蝶翼缓缓舒展。这初生的菜粉蝶竟不惧生人，在我掌心稍作停留才翩然远去。翅尖沾染的金粉沾在指纹间，让我想起旧书页里夹着的多年前的那片银杏叶，同样泛着时光淬

炼的微光。

暮色初临时，纱窗上落满蠓虫。它们撞着玻璃发出细碎声响，忽有壁虎从窗根缝隙游出，闪电般卷走几只飞虫。这场猎杀寂静得令人心惊，飞虫甚至来不及在窗上投下完整的剪影。

夜读时总有小蛾来扑灯。这些鲁莽的“殉道者”将身影放大在墙壁，演着皮影戏般的悲喜剧。某只绿翅夜蛾格外执着，绕着台灯盘旋出螺旋线，最终坠落在摊开的《诗经》扉页。我用钢笔尖轻轻将它挑起，见翅脉纹路竟与青铜器上的雷纹暗合，仿佛商周工匠早将虫翼的密码铸进礼器。

如今写字台玻璃板下，压着我收集的虫蜕：蝉的空衣保持着攀附的姿势，蜻蜓若虫的外壳像件微型铠甲，某片枯叶背面还粘着角蝉蜕下的黄金面具。这些轻如叹息的遗蜕，比任何史书都更诚实地记录着，生命如何在时光里完成它们的史诗。

对门

◎ 王垣升

早上出门，我习惯性地去看放在门口的垃圾袋，垃圾袋却不翼而飞。因为急着上班，我便径直下了楼。

中午下楼，刚进楼道就看到多日没扫的楼梯竟然干干净净。我拾级而上，看到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正拿着长笤帚，掂着脚尖在清扫墙角的蜘蛛网。看到我，她友好地一笑：“你住对门吧，咱们是邻居，请多关照。”我也笑笑：“应该的，远亲不如近邻嘛！”

攀谈得知，原来她是对门男青年的母亲，过来照顾怀孕的儿媳，她比我年长几岁，且叫她兰姐吧。

这以后，兰姐隔几天就要清扫一次楼道，我们住三楼，她不仅会清扫三楼以下的楼道，有时还一直清扫到七楼。有次，见她累得气喘吁吁的，就想接过她手里的笤帚扫一会儿。她说：“没事，你们上班忙，我闲着也是闲着，我在老家的时候也经常扫地。”她说她老家的

那条巷子叫明白巷，住了十几户人家，院子外的地方都是挨家挨户轮流着打扫、保洁。她说她老家的村子很美，山清水秀，很有点江南水乡的味道。

刚开始，楼上的住户都觉得兰姐是心血来潮。一段时间后，大家遇到兰姐都会热情地打招呼，还有一些人加入了扫楼道的行列。兰姐笑得更开心了。

兰姐还让儿子将楼道坏了的路灯换了，晚上的楼道开始亮堂起来，老人和孩子上楼也方便了许多。

闲下来的兰姐还会去爱心墙下捡拾一些城里人不穿的旧衣服，隔段时间抽空回一趟老家，将衣物拿回去给村里的老人和五保户，回来时，兰姐会背回自家地里的新鲜蔬菜，分给楼里的住户尝尝鲜。我家的门把手上就会偶尔挂一个塑料袋，有时是几个番茄，有时是一把青菜或几个萝卜。水灵灵的，还沾着泥土的气息。

最是美味荷包蛋

◎ 赵仕华

小时候，我舌尖的期待，最绕不过荷包蛋这寻常的美味。

灶膛里，柴火轻燃，火苗欢快跳跃，宛如欢快的精灵。母亲舀一勺猪油入锅，中火加热，猪油缓缓融化，瞬间，独特醇厚的香味便弥漫了整个灶房。母亲将鸡蛋在锅沿轻轻一磕，双手敏捷一分，鸡蛋便“嗤”地在锅中轻吟。偶尔，有顽皮的蛋白，发出几声脆响。母亲手持锅铲，目光专注，准确算着火候与时间，轻轻一翻，刹那间，蛋白如洁白的绸缎，柔顺地舒展平铺，中间的蛋黄恰似一轮温润的小太阳，鼓鼓的，泛着诱人的光泽。

母亲往锅里掺半瓢井水，井水哗哗，如同生活的温柔呢喃。我再将柴火烧得旺旺的，那火焰“呼呼”作响，似在为美食欢呼。转瞬，井水欢腾，水汽袅袅，与荷包蛋散发的香气交织缠绕，在灶房中弥漫，如梦如幻。母亲随之放入面条，面条在锅中翻腾，宛如灵动的舞者。撒把青葱，葱绿点缀其间，鲜香扑鼻，这便是我童年记忆里，最美也最让人心动的味道。

那时，家里很是困难，鸡蛋要攒下来拿到镇上变卖，换作食盐、酱油或者是我 and 哥哥的学习用品，但总有一些特殊情况，让荷包蛋成

为慰藉我心灵的温暖馈赠。

生病，是生活中一段灰暗的时光，却常常因那碗荷包蛋面，多了些别样的温暖。还记得我右脚烫伤后的日子，伤口的疼痛如影随形，吃什么都没胃口。此时，母亲煮的荷包蛋面，便成了治愈心灵的良药，也成为我童年生病时光中最难忘也最温暖的记忆。

而考到好成绩的那一刻，荷包蛋面又多了些荣耀与骄傲的味道。一次学期考试，我考了第一名，母亲喜笑颜开，一次性给我煎了三个荷包蛋，面条寥寥几根，点缀其间。那三个饱满的荷包蛋，宛如三轮小太阳，似在为我的努力点赞。母亲看着我，眼中满是爱意：“你好好读书，今后想吃多少荷包蛋就有多少荷包蛋。”这话语，如同一颗种子，种下了我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。

时光荏苒，如今，我早已实现了荷包蛋自由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可在无数个寻常的夜晚，我依然怀念着童年时那一碗碗荷包蛋面。

傍晚时分，儿子想吃荷包蛋，妻子在给儿子煎时，也顺手给我煎了一个。我端起碗，仿佛在这熟悉的热气腾腾中又看到了母亲的身影，她系着围裙，在我期盼的目光里，把一个鸡蛋往锅沿上轻轻一磕……